

个人的体验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伊伊伊伊出版社

员

鸟俯视着野鹿般昂然而优雅地摆在陈列架上的精美的非洲地图，克制着自己只发出轻微的叹息。书店店员们从制服外衣里探出来的脖颈和手腕，星星点点有鸡皮疙瘩凸起。对于鸟的叹息，她们没有给予特别注意。暮色已深，夏季的热浪，犹如一个死去的巨人的犹存体温，从覆盖地表的大气里全然脱落。人们都在幽暗的潜意识里摸摸索索地追寻白天仍存留在皮肤上的温暖记忆，最终只能无奈地吐出模糊不清的叹息。六月，午后六时半，街市上已经没有身上淌汗的行人，但鸟的妻子，可能正裸着身子躺在橡胶台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眼皮合得很生硬，身体所有的毛孔都不停地沁出大量的汗珠，同时发出痛苦，不安而又含着期待的呻吟。

鸟瑟瑟战栗，凝神注视着地图的细微部。环绕着非洲的海犹如冬日黎明时分的晴空，那天蓝色让人十分感动。经度和纬度，也没有用规尺刻画的机械线条表示，笔道很粗，使人感觉到画家个人内心的从容与不安。笔道的颜色都是淡黑的。非洲大陆很像是一位低眉垂首的男人的头盖骨。这位头颅巨大的男人，忧伤地俯望活动着鸭嘴兽、考拉、袋鼠的澳大利亚大地。地图下角那幅显示着人口分布的微缩非洲图，就像已经开始腐烂的人头；另一幅表示交通关系的微缩非洲图，则是一个把皮肤剥掉、露出了全部毛细血管的受伤的头颅。而这全部的迹

象，都唤起了一种血淋淋的暴死于非命的印象。

“从架上拿下来给您瞧一瞧吧。”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想要米雪兰公司的西亚地图和中亚、南亚地图。”鸟说。

店员把腰弯下来，忙乱地在摆满了各种各样米雪兰公司汽车旅行用图的书架上寻找。鸟的口吻好像个非洲通：“顺序编号是 员圆和 员猿”

他刚才叹息着凝视的是一部世界全图中的一页。这部世界全图，沉甸厚重，皮面精致，像一件装饰品。几周以前，他已经询问过这部豪华精装本的价格，大体就等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员五个月的工资。如果加上当临时翻译的那些收入，鸟用三个月的收入，似乎是能够把它买下的。但是鸟必须养活自己和妻子，还有那个即将成为真实的存在的东西。他是家里的主人。

书店店员选出两种红色封面的地图，放到架子上。她的手掌小而脏，手指像是缠绕在灌木丛里的变色蜥蜴的四肢一样粗鄙。鸟的目光停留在女店员手指触及的地图标鉴，标鉴上一个青蛙似的橡皮人推着（米雪兰出产的）橡胶轮胎在奔跑，鸟感到自己买了件没有任何价值的玩艺儿，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用地图。鸟现在并不打算买那部摆在陈列架中央的华贵的地图，但却留恋不舍地问：“那部世界全图，为什么总是翻开到非洲这页呢？”

书店店员不由得开始警惕了，默然不语。

“为什么总是翻到非洲这页呢？”鸟开始自言自语。可能是书店店主认为这本书里最美的是非洲这页吧。但是然而，像非洲这样变幻缭乱的大陆，它的地图陈旧过时得也快；而那陈旧

又由这里侵蚀蔓延到世界全图整体。因此，可以大体地谈，展开非洲这一页，是为了明显地显示出这部世界全图的古旧吧。那么，如果说到政治关系固定且又决不会陈旧的大陆图，应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陆，还是北美大陆？鸟中途把自己的自言自语结束掉了，买下那两份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然后，低头穿过肥胖的裸妇铜像和巨大的盆栽花木夹峙的通道，顺楼梯走下。铜像的下腹部，沾满那些欲望无法满足的家伙们的手掌的油垢，像狗的鼻子似地闪着湿润的光。学生时代，鸟也是像那里染指的家伙，可是此时，他连直视铜像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曾在医院里看到过，在自己妻子赤裸的躯体旁，医生和护士们将袖口挽到肘部，一个个用消毒液唰唰地洗着手臂。在医生的胳膊上，长满了浓密的毛。

通过一层嘈杂的杂志贩卖处，鸟把包着地图的纸包插入西装外面的口袋里，很小心地拿手按住。这是鸟第一次买的实用非洲地图。不过，我实实在在地踏上非洲大地，戴着太阳镜仰望非洲长空的日子真的会来到吗？鸟惶惑不安地思索着。此刻这一瞬间，难道不能说，我向非洲出发的可能正在决定性地丧失吗？难道不可说，我现在正无可奈何地与自己青春时代唯一的最后一个充满紧张、激动的机会告别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也……但这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

鸟愤然而粗暴地把外文书店的门推开，走到初夏暮色里的柏油路上，光线黯淡，空气污浊，柏油路仿佛锁于浓雾中。在排列着硬壳精装外文新书的装饰橱窗里修理荧光灯的电工，耸身跳到鸟的面前，鸟惊恐地退后了一步。于是，他看到了宽大而黯淡的玻璃窗里映现出来的自己，看到了正以短跑运动员的速度衰老下去的自己。鸟，他今年二十七岁零四个月。他被人

们叫作“鸟”，是从十五岁开始的。从那以后，他一直是鸟。现在，在装饰橱窗玻璃暗黑如墨的湖水里死尸般漂浮的他，也仍然有着鸟一般的形状。鸟矮小瘦削。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大都开始发胖，即使有几个就职后依然保持瘦体型的，一结婚也就开始胖了。只有鸟，虽然腹部略有些凸起，但基本像从前一样瘦。他走起路来总是耸肩前屈，站立的时候也持同样姿势。这是运动型瘦削老人的感觉。他耸起的双肩像收敛的鸟翼，甚至连他的容貌也容易让人想到鸟：光滑无皱的淡褐色鼻梁，像鸟喙一样的弯曲且强有力；眼睛里溢满了胶液般迟钝的光，几乎没有流露什么表情，但偶尔却会惊讶地猛然睁开。嘴唇总是紧绷着，薄而且硬，从脸颊到下颚则尖尖的。红褐的色头发像燃起的火焰，挺挺地向着天空。鸟十五岁就是这副模样，长到二十岁，仍然如此。他这副鸟样子会延续多久呢？他是那种从十五岁到六十岁都身姿不改、容颜不变的人吗？倘若如此，那么，现在鸟从装饰橱窗玻璃看到的，就是把全部生涯凝缩了的自己。鸟很真实得觉到一种让人作呕的厌恶感袭来，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感觉自己获得了一个启示：老朽疲惫、愈受子女拖累的鸟呵……

这时，一位让人觉得有些奇奇怪怪的女子，涉过玻璃窗深处昏暗的湖水，逼近鸟的身边。这是一位肩幅宽阔的女人，在玻璃窗里她的脸部映出了鸟的头部，有这么高的个子。鸟感到身后有怪物袭来，他不由得摆开架势，同时回过头四下张望。女人在鸟的面前停住，以一种调查研究似的严肃坚定的表情，屡次三番地打量着鸟，神情紧张的鸟也回望这女人。一瞬间，鸟发觉，女人眼里流动的是无动于衷的忧伤。女人并不晓得鸟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人，并且不管怎么说，在尚未寻觅到两者

之间利害关系的纽带的当儿，女人在无意之中发觉，鸟不是与那纽带相称的对象。这时，鸟也看出了女人被卷曲浓密茂密的头发包裹的、就像是受胎告知图里的天使似的脸部，颇有些异常；特别是看到他的上嘴唇上残留的几根硬髭，穿过浓厚无比的粉脂，脱颖而出，鸟浑身震了一下。

“啊！”高大女人忍耐不住自己轻率的失败，用豁达的年轻男子的声音打招呼。那感觉还不错。

“啊！”鸟急忙微笑，用多少有些嘶哑的声音大声地回应。男娼的高跟鞋来了个原地半回转，鸟目送他心情舒畅地转身离去，然后，自己踏上了与之相反的路。鸟穿过很窄的小巷，小心翼翼地越过电车穿行的柏油路。鸟时时激烈的如痉挛般神经过敏式的谨慎，让人想起胆怯的小鸟。“鸟”这个绰号对他真是太适合的了。

鸟想，刚才那个人，看到我顾影自怜，又像在等待着谁，一准把我当作性倒错者了。这种误解虽坏我名誉！但看到转首回顾的他，男娼立刻意识到自己把人看错了，这便是为他恢复了名誉。因此，现在鸟只是不无快乐地体味一种滑稽感。“啊”的一声，不正是那一时刻最合适的招呼么？那家伙虽然是相当有理性的人。鸟突然对那个扮成女人的年轻男子生发出了一种友情。今天晚上，这个年轻人能够顺利地找到性倒错者，并勾引成功吗？或许我应该鼓起勇气而去吧？如果我跟那男娼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奇怪角落会怎么样呢？鸟这样想象着：横过柏油马路，走进一条小酒店快餐店鳞次栉比的繁华街。大概我会和他像兄弟一样赤裸地躺在一起，交谈得太亲密了？我之所以也要赤身裸体，是为了救他于憋闷的情绪之中。要提起妻子正临产的事吧？还有，也要说说我很早以前就幻想的非洲之旅

途，以及旅行后出版一册冒险记“非洲的天空”这一梦想的梦吧？随后，也许还该和他聊聊，一旦妻子生了孩子，我被关闭在家庭的牢笼里（事实上从结婚到现在，我就置身在牢笼里了，但笼盖还开着。不过，生下来的孩子将把笼盖严丝合缝地盖上），我自己一个人的非洲之旅就彻底地变成了不可能。那个男子肯定会细心收拾那些威胁我健康的神经病的种子，给予我充分理解。为什么如此深信不疑？我想，这位努力忠实地把自己扭曲的心灵表现出来，以至于女装打扮上街寻找性倒错同伴的青年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对于深深扎根于无意识底层的恐怖感与不安，他肯定具有敏锐感应的眼睛、耳朵和心灵。

明天一早，也许那家伙会和我一边听着广播新闻，一边相互映对着剃胡须，使用同一个肥皂膏瓶。那家伙虽然年纪尚轻，胡须似乎倒很浓密。想到这里，鸟把自己一味凭空幻想的锁链切断了，微微笑了起来，即使和那家伙一起过夜不大可能，总该喊他一起喝一杯吧。一条轩檐整洁小酒店密布的街道上，杂乱的人群里挤着鸟，几个醉汉也在人群里挤着。鸟觉得自己的喉咙发干，即使独自一人，也想喝一杯。他敏捷灵活地转动瘦长的脖子，在街道两侧的酒店里物色目标。然而事实上，鸟不想进任何一间酒家。如果他满身酒气走到妻子和新生儿身旁，他的岳母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仅是岳母，甚至包括岳父，鸟不想让他们再一次看到自己沉湎于酒里的模样。已经退休了的岳父，曾经是鸟毕业的那所公立大学英文科的主任教授，这个时候在一家私立大学承担讲座课程。鸟年纪轻轻就获得预备学校英语教师的职位，与其说是自己运气好，不如说是承恩岳父。鸟对岳父既敬又畏。他是鸟面前一个巨大的存在，鸟不想再让他失望。

鸟是二十五岁那年五月结的婚，那年夏天，整整四周时间，他连续不断地嗜饮威士忌。突然之间，他漂流在酒精的海洋里；他是烂醉如泥的鲁宾逊。鸟放弃了一个研究生应尽的所有义务，打工、学习等等都置之脑后。不用说夜晚了，甚至大白天里，也蹲在与厨房连在一起的昏暗卧室里，一边听录音机，一边嗜饮不止。而今想到从前的事，鸟觉得自己当时除了听音乐，便沉醉不醒，几乎形同死人。四周以后，他从持续了七百个小时的苦涩的酒醉里苏醒，看到了一个如战后都市废墟般凄惨、荒芜地醒来的自己。作为略有一丝希望复活的精神无力自理者，鸟需要重新开拓心灵的旷野，这自不待言，他还必须再次开启外部环境的旷野。

鸟递交了退学申请给研究生院，又请岳父帮助谋到补习学校教师的职位。两年以后的今天，鸟正面临着妻子的临产。如果鸟再一次用酒精把血液污染了，然后出现在妻子的病室，岳母一定会领着女儿和外孙发狂似的死命奔逃。

鸟自己也很警惕隐约残存在内心并且十分根深蒂固的酒精的诱惑。自从那脱离四周的威士忌地狱以后，他再次回头追问，为什么自己会连续沉醉七百个小时呢？但最后也没有探究出确实可信的理由。正是由于自己没有弄明白当时身陷威士忌深渊的原因，因此，不意间重返旧地的危险便时时存在。鸟在未能理解那周围的意义的时候，从那凄惨的周围里得到的防御性的护身手段，就不能成为自己真正的本事。

在鸟日常耽读的与非洲有关的书里，一册探险史上，曾有这样一节：“所有的探险家都叙述过的村里人们的闹事酗酒的习俗，至今犹存。这表明，这个现在依然美丽的国度的生活，还是有所欠缺的；说明这个地方存在着驱使人走向绝望之路的

自暴自弃的本源性的不满。”这是叙说关于苏丹荒野上部落村民的话，而鸟读后感到，自己也是在回避彻底思考自己的生活内存在的缺陷和本源性的不满。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着的，因此，鸟现在总是深怀戒心地拒绝酒类饮料。

鸟走到相当于这放射状的繁华的街区的焦虑之中——街市深处的广场。广场正面大剧场上的电光表正好指到七点，这正是向在医院护理的岳母打电话询问产妇是否安全的时候，从午后三点开始，他每隔一个小时打一次电话。鸟向四周环顾，广场周围有好多台公用电话，但都被人占用了。鸟焦躁不安。这与其说是想急于了解妻子的生产情况，不如说主要担忧的是守候在住院患者专用电话前的岳母的神经承受能力。自从女儿住进那所医院，岳母一直认为自己在那里受到了侮辱般地对待；她固执地这样想。那台专用电话假如现在正被别的患者家属占着就好了，鸟哀切地希望。随后，他转回刚才的街道上，在茶店、酒店、中华拉面馆、洋品店、炸猪排店铺等店铺里选择。只要走进其中一家，想办法借到电话。不过，尽量想避开酒店，饭也早吃过了。去买点儿胃药什么的吧？

鸟一边走一边找药店，走到一个临着十字路口造型奇异的店铺前。店檐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彩色广告板，在广告板之上，一位手持短枪的西部牛仔端坐着，一副扳机待发的姿势。从牛仔那带马刺的长靴踏着的印第安人的头颅上，鸟读到“枪支专卖”的字样。店内满布黄黄绿绿的饰带和万国国旗，旗和饰带的底下，满满排开一面色彩艳丽的箱型装置，一些比鸟年轻的家伙们不断地来来往往。鸟透过镶着红蓝胶带的玻璃窗张望店里，看到深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红颜色的电话机。

鸟从喊叫着过时了的摇摆舞曲的投币留声机和可口可乐自

动售货机中间穿过，走进铺板沾满了泥的店中，突然，他感到耳底里鞭炮轰鸣。店里全都是电子游戏机、飞盘、来福枪瞄准箱里风景模型的设施（林荫模型的小传送带载着茶色的鹿、白色的兔子和绿色的大青蛙，时常转到。鸟从旁走过的时候，一位被一群兴高采列的女友围住的高中生刚好把一只青蛙击中，机器前的分数显示器加上了五分）等等，以及围绕着这些的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鸟像探迷宫一样艰辛地左右转变，终于走到电话机旁。鸟塞入硬币，拨动已经背诵下来了了的医院的电话号码。他的一只耳朵听到了远方的电话长音，另外一只耳朵灌满了摇摆舞曲和万蟹爬行的声音。那是那些沉醉在游戏玩具里的年轻人不停地把手提袋般柔软的果汁盒向地板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岳母可能会对这喧哗嘈杂的声音疑惑不解吧？似乎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电话打晚了，还有这些噪音。

电话长音响过四次之后，岳母的声音回答了，她的声音比妻子还年轻。鸟终于什么都没解释，立刻就打听妻子的情况。“没呢，还没生呢。她疼得死去活来，但还没生，还没生出来。”

鸟一时语塞，凝视着胶木话筒上那数十个蚁穴，那一片缀满黑色星星的夜空，随着鸟的呼吸阴晴转变。

“那么，八点钟再打电话，再见。”停顿了 ~~五~~秒，鸟说。然后放下话筒，叹了一口气。

鸟的近旁是一台模型汽车兜风设施，一个菲律宾人模样的少年坐在驾驶台上操纵着方向盘。汽车的 ~~耘~~型车驾由设施中央的一个圆筒支撑着，那下面不停转动着一条画饰着田园风景的传送带；车驾便一直在郊外秀美如画的道路上奔驰。道路蜿蜒回转，绵绵无尽，牛呀羊呀，牵着孩子的女人等等，障碍物

不断出现，车驾经常遇到险情。一点一点把方向盘转动，启动汽缸，把车驾从险情里救出来，这就是游戏者的工作。那少年浅黑色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专心致志地在方向盘上蜷缩着。少年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传送带会结束循环运动，他的耘型车架可以到达目的地。他锐利的犬齿咬在薄薄的嘴唇上，齿唇间咻咻地吐出声音和唾液，不停地驾车往前走。然而，满布障碍物的道路始终在小小的汽车前延伸，绵绵不绝。有时，传送带的转动速度慢了下来，少年便急匆匆地从裤袋里把硬币掏出来，丢到游戏设施上铁制眼睑似的孔穴里。鸟立在少年的斜背后，看了一会儿。随后，鸟觉得一种难以忍受的徒劳感产生于脚底。鸟像踏在灼热的铁板上一样急匆匆地向里侧的出口奔走。接着，他与一对异样的设施猝然相遇。右侧的机器，被一群身着迎合美国人口味镶金镂银的香满土产绣龙绸缎运动服的年轻人团团围住，发出来路不明的敲击音响。鸟奔向左侧那个没有人看的机器。那是欧洲中世纪的拷问刑具铁处女的二十世纪版。这位足足一人高大身上涂印着红黑条纹的钢铁美女，紧紧抱卷双臂，护住赤裸的胸部。掰开两腕，观看她的铁乳房，是要拼上全身力气的，而铁美女两只眼睛里的计数器，是用来测试运动员拉力与握力的数字显示系统。在美女头顶的部位，则标示着握力和拉力年龄差的平均值。

鸟往铁美女的嘴髻里塞了枚硬币，然后开始掰她护在乳部的双腕。铁腕顽强抵抗，鸟不断运劲儿。鸟的脸庞逐渐贴近铁美女。美女脸上的色彩不禁让人联想起极其苦闷的表情，鸟觉得自己是对这姑娘进行凌辱。他拼命用劲儿，全身筋肉都觉得疼痛。突然间，“玻，玻”，姑娘胸内响起齿轮转动的声音，她的眼睛显示出淡淡血色的文字盘。鸟全身筋肉立刻松弛了

来，粗粗地吐了口气，随即便把自己获得的数字和那个平均数值表做了一下对比。不清楚数值的单位是什么，鸟获得的握力值是 苑园 拉力是 苑缘 平均数值表上二十七一栏之中，握力 苑园 拉力 苑园 鸟上下看过那张表，他难以相信，但自己的数值，的的确确是已经四十岁人的平均值。四十岁！鸟的胃部受到强烈冲击，打了个嗝。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子，鸟，只有具有四十岁的人的拉力和握力。这究竟是如何？肩和腹部肋部的肌肉也像针扎般的疼痛，很让人担心会变成久治不愈的讨厌的肌肉痛。鸟应该努力恢复名誉，他转身住右边的机器走去。他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拿这体力检测游戏这么当真。

鸟分开人群挤到里面去，身着绣龙运动装的年轻人像自己的地盘被侵犯了的野兽一样，一齐敏感地停住了自己的动作，闪着挑战似的目光围住鸟。鸟有些犹豫，但仍然若无其事地望着被年轻人团团围在中间的那台机器。那机器的结构，令人想到西部电影里的断头台。但是在那应该吊着倒霉的犯人的位置上，吊着一个类似斯拉夫骑士的头盔似的东西，从头盔里露出一个黑色鹿皮沙袋。如果把硬币塞到头盔中间那只巨人眼睛般的孔穴里，就可以拽下沙袋来，同时，装在支柱上的计数器指针也就指到零的位置。计数器中央印着机器鼠的漫画，机器鼠张着黄色的嘴叫着：“喂！试试你的拳击力吧！”

鸟一直望着那机器不动，绣龙运动装青年群里的一位，半带羞色，而又充满了自信，像运动员表演似地走到机器面前，往头盔孔里塞进硬币，拉下沙袋。然后，那年轻人退后了一步，跳舞似地全身跃起，向沙袋猛力一击。撞击声，另外，还有牵引沙袋的铁环碰撞头盔咔嚓咔嚓的声音。指针越过了计数器盘上的极限，徒然无劳地在那里颤动。运动装青年们一起哄

堂大笑。因为拳击力超过了计数器的容量，测量机器如同麻木了一般，无法回复到原有状态。那位满面春风的青年这回摆出一副拳术架势，轻轻踢了沙袋一脚。计数器的指针终于转回到原点处停住，而那沙袋则像疲惫的螃蟹一样慢吞吞地缩回到头盔里。年轻人中再次有笑声响起。

鸟突然陷入一种奇怪的热情之中。他为了不弄皱刚买的非洲地图，小心翼翼地把上衣脱下，放在冰格游戏台上；随后，鸟把准备给妻子的医院打电话的硬币投到头盔里。身着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认真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鸟把沙袋拉下，退后一步，摆开架势。鸟在一座地方城市的高中受到退学处分后，在准备参加取得考大学资格的考试时，几乎每周都和相同城市中的一群不良少年斗殴。大家都很畏惧他，平日总有一批少年崇拜得围着他。鸟很相信自己的拳击力。他没有像刚才那个年轻人那么蠢笨地跳跃，可能是正统的姿势给他灵感了吧，鸟轻轻踏出一步，随即挥的右拳直直地向沙袋一击。他的拳击力，将突破计数器的最高限 ~~圆圈~~，让计数器半身不遂吧！但事情不是这样的，结果是 ~~圆圈~~ 一瞬间，鸟没有办法了，击沙袋的拳头就那样在胸前弯着，凝视着计数器，一股热血涌上他的脸庞。他的背后，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寂静无声，但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计数器和鸟的身上，则是确切无疑的。拳击力如此孱弱的人出现，大概让他们觉得十分意外。

鸟似乎完全无视青年们的存在，他振作起来，再一次走近装沙袋的头盔，又塞进一枚硬币，把沙袋拉下。这次他不再顾忌什么正统姿势，把全身重量全部运到拳头上，猛力一击。鸟的右臂从肱骨到手腕都痛得麻了，而计数器只显示出 ~~圆圈~~

鸟匆匆弯腰把上衣拾起，对着冰格游戏台穿好。然后他回

身张望那些沉默地注视着自己的青年们。鸟本想浅浅一笑，像已经引退了的上届冠军，把包含惊讶与理解的微笑送给年轻冠军。但那些身着绣龙运动装的青年们脸上冷硬而毫无表情，只是像看一只狗一样盯住他。鸟的脸一直红到耳根，耷拉着脑袋匆匆走出店门。他的身后，故意显示活力的响亮笑声涌了过来。鸟像受了侮辱的孩子，头晕目眩，大步从广场穿过，匆匆走进剧场旁边的昏暗小巷；他已经没有挤进繁华街上杂沓的人群里的勇气。暗淡的小巷里有站立着的妓女，鸟凶暴的神情吓得她们不敢近前搭讪。一会儿，鸟走入一条连妓女也不来此藏身的小路，突然一道高高的堤坝竖立在面前。暗影里有草叶的味道散发出来，他因此知道堤坝的斜面上生长着茂密的夏草。堤坝上面是铁道。鸟向堤坝的两侧望去，看看是否有开过来的火车，结果什么也看不清。鸟仰望漆黑的天空，但却看见低垂的红晕，那是繁华街上霓虹灯光反射的结果。突然有雨滴落在鸟朝天仰望的脸颊上，风雨欲来，草的味道也愈发浓了。鸟把头低下，颇为无聊地撒起尿来。

这当儿，鸟听到杂乱的脚步声从身后由远至近，撒完尿回头看时，自己已经被那些绣龙运动装青年紧紧包围。他们背对剧场那边照来过的微弱的光，黑影幢幢，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是怎样的表情。但在这一瞬间，鸟也想了起来，刚才在那店铺里他们所呈现的毫无表情的神态，其中就潜藏着对自己彻底而冷酷的拒绝。一个极其孱弱的存在映入他们的眼帘之中，唤醒了他们猛兽的本能。遇见软弱可欺的家伙就一定要欺侮。他们浑身躁运着暴力少年的可怕欲望，追赶这只拳击力 ~~孱弱~~ 应该袭击的倒霉的羊。鸟极为恐怖，惊惶地寻找路逃走。朝明亮的繁华街跑，必须正面冲破包围圈最稠密的部分，以他刚才测定的

体力（四十岁人的握力与拉力！），没有任何可能，大概立刻就会被推挡回来。鸟的右边，是被板障遮住的死胡同；左边，工地和铁道路堤高高的铁网围栏中间有一条细细的昏暗的小路和远方的柏油马路是通的。如果能冲过一百米左右，不被捉住，那一切就有希望了。

鸟已下定了决心。他猛然转身，做出向右边死胡同逃跑的样子，然后一个回转，向左边突进。但敌人都是精于这种袭击的，和鸟二十岁时在地方城市夜晚世界里的行径一样，他们已经看穿对手的战略，当鸟身向右转的时候，他们便移往左边，严密封住。鸟转换身形向左突进的那个时候，恰恰与那位挺胸运动劲儿、用刚才打沙袋的姿势击来的黑脸青年正面相遇。他已经没有转身的余地了。鸟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凶猛而有力的袭击，身子后仰，倒在路坝的草丛里。鸟呻吟着吐出唾液和血。跟刚才打得沙袋计数器全身麻木时相同，青年们发出响亮的笑声，随即再次陷入了沉默，包围圈缩成比刚才更小的半圆形，他们俯看着倒在地上的鸟，待机而动。

鸟想，压在自己身体和路坝中间的非洲地图，必定是弄得折皱不堪了。随后，现在自己的孩子将要出生的这种想法，第一次切切实实地跃上鸟的意识的最前端。无名的怒火和粗暴的绝望感笼罩着鸟。这之前，鸟在惊愕、困惑之余，一心想的是怎样才能逃跑，但现在，鸟不想再逃。如果现在不投到战斗之中，那么，我去非洲旅行的机会就永远地失去了；不，不只如此，我的孩子可能也将因此而渡过苦难的一生。鸟仿佛得到了某些暗示，他对此坚信不疑。雨滴滴在他干裂的嘴唇上。他把头抬起来，呻吟着慢慢挺起身。青年人围起的半圆形从容退后，引诱他向前。也有一个非常倔强的家伙，充满自信地往前

踏了一步。鸟两臂无力地垂着，颞部前突，做出一副夜市上被随意踢在一边的木偶似的呆样子，站起来了。那个年轻人从容地瞄着目标，像棒球投手的动作似的，一只脚高高提起，上身后仰，手臂后伸，然后开始进行进袭。鸟低头，探腰，对着年轻人的腹部牛似的冲撞过去。年轻人大声地叫唤，噢地吐出胃液，随即突然沉默无语，颓废地倒了下去。他已经窒息。鸟立即昂起头，与其他那些年轻人对峙。斗争的喜悦复苏在鸟的身上。这已经是多年都没有发生的事情了。鸟和青年们相互对视着不动，双方都清楚碰上了强劲的对手。时间流逝。

突然，一个年轻人叫着同伴：“住手吧，住手！这家伙不是我们的敌手呀，他是个老叔叔哟！”

青年们的紧张立即全部解除了，他们无视仍然保持着原来架势的鸟，颇为沮丧地拥着拉着撤往剧场方向。鸟孤独地淋在雨中，奇妙而啼笑皆非的滑稽感油然而生；过了一会儿，鸟竟无声地笑了起来。他的上衣沾染了血污，如果走在雨中，可能会和雨迹水痕混在一起。鸟觉得这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和谐。被击中的颞部不消说了，眼睛四周，手臂，背部，都感到疼痛，但自妻子开始产前阵痛以来，鸟现在有很好的心情。他拖着跛腿，顺着路坝和工地之间的小路，向柏油马路走去。一辆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气机车正喷着烟灰，行进在路坝上。机车通过鸟的头顶时，它简直是一头挂在黑暗夜空上的巨大黑犀。走到柏油路上，鸟一边等着出租车，一边把一颗被打断的牙齿从舌和齿茎中间抠了出来，吐到了地上。

圆

西部非洲地图上沾满了泥土，胃液和鼻息的污迹，用图钉钉在墙上。墙壁下，鸟像受惊的潮虫一样蜷屈着睡着的身躯。这里是鸟夫妇的卧室。鸟睡着的床和妻子空荡荡的床中间，尚未拆去塑料包装。鸟仿佛对清晨的寒气怀着不满，哼哼呻吟着做了一个痛苦的梦。

鸟立于尼日尔之东、乍得海西岸的高原上。究竟他是在那里等待什么机会呢？突然弗科赫尔盯上了他。这个凶暴的野兽腾越沙丘飞驰而来。这绝对不是一件坏事。鸟来非洲，本来就是为了通过冒险、遇难、与新的种族相会，窥视到远在此时安稳、平庸的日常生活彼岸的东西。但鸟没有武器能与弗科赫尔搏斗。他既无准备，也没有经过训练，就这样来到了非洲。鸟极为恐慌地想。而猛兽已经逼近。鸟想起自己少年时代在外地城市裤角插着弹簧刀放浪的往事。不过，他早就扔掉了那条裤子。说来也滑稽可笑，他甚至无法想起弗科赫尔用日语该怎么说。他听到那些只顾自己逃命的家伙在完全地大喊：快逃！危险！弗科赫尔来了！暴怒的弗科赫尔已经逼到对面仅距十米左右的低浅的灌木丛，鸟似乎已不容易跑掉了。这时，他发现，北边有一处被水色斜线围起来的地方，那斜线肯定是铁丝网。跑向这边吧，跑进来就没事了！那些把他丢下不管的家伙在那里边儿喊着。鸟开始向那儿奔。然而，为时已晚了！弗科赫尔